

亲情

编者按

总有一些背影，伫立在乡野炊烟里，守着故土远山，藏着一生牵挂。亲情是藏在背影里的守望，是藏在烟火里的惦记，岁岁年年，温暖绵长。

暖风携着细碎的温柔漫过心头，吹起心底最绵长的牵挂。我提笔落字，写给我最亲爱的母亲，致敬这位历经岁月沧桑、操劳一生，却始终把温柔与坚韧深深刻进骨子里的老人。

母亲韩桂兰生于1939年，如今已是88岁高龄。时光在她眼角刻下深深浅浅的皱纹，染白了鬓边的发丝，却从未磨去她眼底的清亮，也未曾消磨她骨子里的倔强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正值青春年华的母亲，在承载着红色信仰的刘胡兰中学求学。那时的她，眼里有光，心中有梦，在氤氲着胡兰精神的校园里，默默汲取知识的力量，也悄然养成了坚韧不拔的品格。命运总有着不期而遇的奇妙羁绊，多年后，1978年我踏入刘胡兰中学校园，竟惊喜地发现，我的班主任石鸣琴老师，正是当年母亲的班主任。一份师生情，跨越二十余载光阴，轻轻连接起我与母亲的青春，也让我在石老师的教诲中，隐约窥见了年轻时母亲伏案求学、眼里有光的样子。

母亲曾当过一段时期的教师，那段教书育人的时光，是她青春里最珍贵、最耀眼的印记。我总能想象，年轻时的她，身着素衣，站在三尺讲台上，眉眼温柔却身姿坚定，把知识一点点传递给台下一个个懵懂的孩子，用耐心与爱心，细细浇灌着每一颗稚嫩的心灵，守护着成长的希望。这份教书育人的经历，也如一束光，照亮了她的一生，让她始终带着温和的气质，待人宽厚，处事从容。即便后来褪去教师的身份，这份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温柔，也始终陪伴着她，温暖着我们一家人的岁岁年年。

我的父亲生于1933年，曾在私塾念过几年书，骨子里藏着传统文人的质朴与坚守。他曾在铁路系统工作，有着稳定的生计，却毅然回村，挑起了生产队会计的重担。那些年，回村的乡亲们日子过得格外清苦，可父亲从未有过一句抱怨。他凭着自己的细心与尽责，一笔一划、一丝不苟，把生产队的账目打理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用瘦弱的肩膀，默默扛起了整个家庭的生计与担当。

母亲与父亲，携手在那片贫瘠的农村土地上，奋斗了整整一生。那片土地，见证了他们并肩前行的身影，也镌刻着他们所有的艰辛与坚守。他们把自家的院子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硬生生开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菜园子，平日里除草、施肥、浇水，样样不落。园子里种满了南瓜、黄瓜、番茄、茄子、白菜、青菜，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果蔬，那是他们用汗水浇灌出的收获，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爱。儿女每次回

家，临走时母亲和父亲总会挎着竹篮，在菜园里采摘最新鲜的蔬菜，塞满我们的行囊。那份藏在果蔬里的牵挂，朴实又厚重，暖透了我们的心底。

那些年，日子清贫，物资匮乏，母亲从未有过丝毫懈怠——她既要操持繁杂的家务、悉心养育子女，还要陪着父亲一起下地劳作，播种浇地、收割拉运，那些旁人不愿触碰的苦活累活，她从不推脱，也从不抱怨。白天，她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，身影被烈日拉长；夜晚，她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补浆洗、料理家务，常常忙到深夜，直到我们都已安睡，她才得以歇息片刻。她的双手，曾握过粉笔，写过温柔的板书；曾握过农具，沾染过泥土的芬芳；曾为我们缝

了我们的衣服，离开了他眷恋一生的土地，也离开了与他相守相伴、风雨同舟的母亲。那一刻，我清晰地看到，母亲眼底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，那份相伴一生的依靠，从此只能在回忆里找寻。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，在父亲离世后，才终于放下了农村的土地，放下了那些牵挂，跟着我们进了城。可她依旧那般倔强，始终坚持一个人居住，不肯给子女们添一丝麻烦、增一分负担。每天清晨，她都会亲手做饭，哪怕只是简单的一粥一饭，也会打理得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；只要天气晴好，她便自己慢慢从五楼走下来，在院子里散散步、晒晒太阳，单薄的身影在夕阳下拉长，却透着一股不服老、不认输的韧劲。

我懂，母亲的倔强，是一辈子操劳养成的习惯，是不愿成为子女负担的温柔与体谅。她的一生，都在默默付出，从未停歇——年轻时，为家庭、为子女、为那片土地，耗尽了青春与力气；年老时，依旧处处体谅我们，自己能做的事情，从不肯麻烦旁人分毫。那些年，她用瘦弱的肩膀，扛起了生活的风风雨雨，把所有的温柔与爱意都给了子女，却从未好好心疼过自己；那些年，她陪着父亲在农村吃苦受累、不离不弃，把清贫的日子，一点点过出了烟火气，过出了属于我们一家人的归属感。

如今，母亲88岁了，步履渐渐蹒跚，动作也慢了许多，可她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模样——干净、从容、坚韧。子女们虽各忙各的，但经常抽出时间去陪陪母亲。我常常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缓缓行走的背影，心中满是愧疚与心疼：愧疚我们未能早点让她卸下重担、享享清福，心疼她操劳了一辈子，从年少到白头，从未有过片刻的清闲与安逸。

母亲节到了，没有华丽的言辞，没有贵重的礼物，唯有心底最真挚、最绵长的祝福与牵挂，想轻轻说给母亲听。愿时光能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温柔地善待我的母亲；愿她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少一些辛劳，多一些安闲；愿她往后的每一天，都能被温柔与爱意紧紧包围，愿她知道，她操劳一生，含辛茹苦养育我们长大，如今，换我们来守护她、陪伴她，陪她慢慢变老，陪她细数岁月温柔。

我爱你，我最亲爱的母亲。这份爱，在每一个朝朝暮暮，每一个岁岁年年。

母亲

□ 梁大智



补衣物、烹制饭菜，盛满了烟火的暖意。这双手渐渐变得粗糙，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却稳稳撑起了我们整个家的温暖与安宁。父亲一生眷恋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，子女长大后，一次次想接他进城享享清福，可他说什么也不肯。他总说，农村的泥土最踏实，守着家园，守着庄稼，守着身边的亲人，才是他想要的安稳生活。

2023年，91岁的父亲永远离开

六年前的那个秋天，二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曾以为悲伤于我而言是遥远的，直到外婆去世，直到奶奶去世，直到二叔和我们的不辞而别。

记得小时候二叔每次看到我，总是亲昵地边叫我的名字边摸我的脸，也会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几块水果糖，然后开心地对着我在他面前一块一块消灭掉，每次回想起来，我的眼泪就不由得掉了下来，想想那么幽默、开朗的一个人，从此与我们阴阳相隔，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，老天爷你实在是太狠心了呀！

二叔长得浓眉大眼，高高大大，说话时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，眼神里总是带着笑意，感觉特别的亲切。那时他还在村里，平常帮爷爷种地、挑水、喂牛。小时候在奶奶家住，一看到二叔去挑水，我就乐呵呵地跟在后面。去了井边，又害怕得不敢靠近，只好耐着性子，看着二叔把两只桶都装满水，听扁担在他肩膀上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。水缸里的水就这么晃悠悠，一桶一桶沿着乡间小路回到了屋子里。

后来二叔去天津当了兵，退伍之后在当地转业，之后就在那里娶妻生子安家落户，平日里也

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，奶奶的记性越来越差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走到哪都需要人照顾。看到奶奶这种状况，二叔回来的次数相对更加频繁了，他总是尽可能回来多住几天，陪奶奶说话，聊天，和她回忆小时候那些有趣的事情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二叔会亲热地和我打招呼：“萍子，以后可要好好吃饭啊，你看你这段时间又瘦了。”之后，二叔就会从他拎的包里拿出天津大麻花之类的特产给孩子们吃。他总说给孩子们带的东西不多，让我们见谅。可是我们哪里会见怪呢！作为亲人，能见到就好，只要大家平平安安，开开心心，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。

其实，我们都知道二叔的不易，这么多年了一个人在外打拼无依无靠的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他能多回来走走看看，大家就已经很开心了。

六年的部队生活，让二叔养成了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习惯，好几次我看到他回来穿的衬衣已经很旧了，袖口甚至都磨出了毛边，他却笑着说没事，能穿就行了。姑姑和叔叔们看二叔这样，心里也是不好受，走的时候这个给他带点小米，那个给他带点核

怀念二叔

□ 郭雪萍

难得回来一趟。远离故土，远离亲人，这割舍不断的乡愁成为了二叔此生无法言说的牵绊。

记得小时候父母曾带着我去过二叔家，那时他们居住在军粮城，家里的所有摆设看着很是简单，还有小木凳之类的东西，一切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。后来我长大后，和父母又陪着奶奶去了二叔家，那时他们家已经搬到了东丽区，在火车上挥手告别时，我看到二叔和奶奶眼圈红红的，两个人背着身子不住地抹眼泪，那种场景看得我心里真是难受。

奶奶在世时，每每说起二叔，她总是要叹口气，说这么多孩子都在跟前，唯独二叔到了天津，平日里见一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之后，奶奶就会望着窗外，就那么沉默着，不再和我们说话。

那时年少，不懂奶奶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，直到成了家有了孩子，我才明白了作为一位母亲对远方孩子的那份牵挂与担忧。

桃，恨不得把老家所有的东西都给二叔带上。父亲更是，知道二叔喜欢抽烟，嘴上说少抽点，手里却把整条烟塞到了二叔包里，我们姐弟三个也是强行给二叔塞一些土特产，说是忙忙碌碌去不了，就当给婶婶买礼物了。二叔终是不肯要，每次都要推搡一番，他才会勉强同意，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眼里有泪花在打转。

说起来，二叔也是个重感情的人，虽然平常喜欢开玩笑，但他的内心非常的细腻，每次从老家回天津的时候，他总是红着眼圈和我们道别，强忍着不让眼泪往下落。常言说落叶归根，也许对渐渐老去的二叔来说，常回家看看才是他最渴望、最心动的事情。

如今，二叔走了，没有只言片语，只有留给亲人的无尽悲伤。走了这么久，也许二叔真的是走不动了，他想停下来歇一歇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依偎在奶奶身边，嬉戏，玩耍，做一个甜甜的梦吧。

吕梁故事

岁月回想

